

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

下



百年
典藏

BAI

NIAN

DIAN

CA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zhonghuaduanpianxiaoshuobainianjinghua

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

百年
典藏



下

目 录

萧也牧

我们夫妇之间 1

王 蒙
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20

邓友梅

在悬崖上 59

陆文夫

小巷深处 92

刘绍棠

田野落霞 108

宗 璞

红豆 134

李国文

改选 165

茹志鹃

百合花 179

周立波

山那面人家 189

马 烽

我的第一个上级 197

陈翔鹤
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…………… 213

陈映真

将军族…………… 227

白先勇

永远的尹雪艳…………… 242

林海音

五凤连心记…………… 256

蒋子龙

乔厂长上任记…………… 274

高晓声

陈奂生上城…………… 319

张 弦

被爱情遗忘的角落…………… 331

张贤亮

灵与肉…………… 350

刘以鬯

吵架…………… 377

汪曾祺

受戒…………… 382

张承志

大坂…………… 402

铁 凝

哦，香雪…………… 422

梁晓声
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…………… 435

史铁生	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466
乌热尔图	
琥珀色的篝火	484
张 炜	
一潭清水	500
韩少功	
归去来	515
扎西达娃	
西藏：系在皮绳扣上的魂	530
刘 恒	
狗日的粮食	553
贾平凹	
火纸	567
李 锐	
合坟	591
余 华	
十八岁出门远行	599
刘震云	
塔铺	607
乔典运	
问天	636
苏 童	
一个朋友在路上	650
冯骥才	
市井人物	659
池 莉	
静物	668

毕淑敏

翻浆 677

刘庆邦

鞋 691

王安忆

轮渡上 704

编后记 712

萧也牧

萧也牧(1918—1970),浙江吴兴人。作家。著有中短篇小说《海河边上》、《锻炼》等。另有《萧也牧作品选》出版。

我们夫妇之间

一 “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!”

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;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,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,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。

三年前我们结了婚。当时我们不在一起,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,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。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;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:因为我有胃病,一挨冻就要发作,可是棉衣又很单薄!那年,正快下雪的时候,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,还附着一封信,信上说:

……天快下雪了!你的胃病怎样了?真叫我着急得知不道怎么着好!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,倒也不是羊毛贵,就是钱凑不够!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,上山割柴禾,可是天气太短了!一下工,天很快就黑了!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,才割了不少柴禾,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,卖了二千块边币,秤了两斤羊毛,问老乡借了个纺车,纺成了毛

线,打了这件毛背心!

因为我不打,打得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,请你原谅!
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,好好为人民服务
.....

我读着这封信,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,在那黄昏时候,手拿镰刀,独自一个人,弯着腰,在那荒坡野地里,迎着彻骨的寒风,一把,一把,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……

她这样做,完全是为着我!为着我不挨冻,为着我“不再发胃病,好好为人民服务……”突然,我流泪了!可是我感到了幸福!

两年以后的秋天,我们有了小孩,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。那时,我们住在一个叫“抬头湾”的山村里。

每当晚上,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,她呢,哄着孩子睡了以后,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,吃力地、认真地、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……

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,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,“哗哗”地流过村边。时间该是半夜了吧,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,又是工作……一定是很累了,就说:“你先睡吧!”她一听我的话,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蒙眬了的睡眼:“不!”继续练她的大楷……直到我也放下工作。

早上,孩子醒得很早,她就起来哄:“嗯嗯……听妈妈的话,别把爸爸扰醒了……”孩子才几个月大,当然不懂得,还是嚷!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,抱着孩子,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。

闲时,她教我纺线、织布;我给她批仿,在她写的大楷上画红圈,或是教她打珠算,讨论土地政策……

每天下午,孩子睡着了,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

菜,到沟里帮老乡打枣,或是盘腿坐在炕上,我搓“布卷”(棉花条儿)、拐线,她纺线,纺车“嗡嗡”的响,声音是那样静穆、和谐……

虽然我们的出身、经历……差别是那样的大;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: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,整理工作材料;她呢,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!……但在这些日子里边,我们不论在生活上、感情上……却觉得很融洽,很愉快!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:“看你这两口子,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!”

但是,不到一年的光景,我们却吵起架来了;甚至有一个时候,我曾经怀疑到,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。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。

二 “……李克同志:你的心大大地变了!”

今年二月间,我们进了北京。这城市,我也是第一次来,但那些高楼大厦,那些丝织的窗帘、有花的地毯,那些沙发,那些洁净的街道,霓虹灯,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……对我是那样的熟悉,调和……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。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,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……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,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……可是我暗暗地想:新的生活开始了!

可是她呢?进城以前,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、大沟和沙滩;这城市的一切,对于她,我敢说,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!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,可是,她不!

进城的第二天,我们从街上回来,我问她:“你看这城市好不好?”她大不为然,却发了一通议论:那么多的人!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!男人头上也抹油……女人更看不得!那么冷的天气也

露着小腿；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，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！嘴唇血红血红，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，头发像个草鸡窝！那样子，她还觉得美得不行！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！整天挤挤嚷嚷，来来去去，成天干什么呵……总之，一句话：看不惯！说到最后，她问我：“他们干活不？哪来那么多的钱？”

我说：“这就叫做城市呵！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！”她却不服气：“鸡巴！你没看见？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，至多不过十三四，瘦得像只猴儿，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——足有一百八十斤！坐在车里，跷了个二郎腿，含了支烟卷儿，亏他还那样‘得’！（得意；自得其乐的意思）……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！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！”

我说：“当然要改造！可是得慢慢地来；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！”

她却更不服气了：“嘿！我早看透了！像你那脑瓜，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！还说哩！”

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，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，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；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！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。

那时候，机关里还没起伙，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，到外边去买来吃。有一次，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，走到楼上，坐下了。她开口就先问价钱：“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？”“面条呢？”“馍馍呢？”……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，就把我一拉，没等我站起来，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。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，睁大了眼睛，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。当时，真使我有不下不来台，说实话，我真想生气！可是，她又是那样坚决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！

一面下楼，她说：“好贵！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！”我说：

“钱也够了!”她说:“不!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;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!哪敢那么胡花!”

出了饭铺,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,最后,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!还是她先开口,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、两碗馄饨。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,怕我生气,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,旁若无人地对我说:“别生气了!给你改善改善生活!”

像这类事,总还可以容忍。我想一个“农村观点”十足的“土豹子”,总是难免的,慢慢总会改变过来……

哪知她并不!

那时,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,有男的也有女的。她竟不看场合,常常当着他们的面,一本正经地批评起我来。她见我抽纸烟,就又有了话了:“看你真会享受!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!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!一支连一支地抽!也不怕熏得慌!你忘了?在山里,向房东要一把烂烟,合上大芝麻叶抽,不也是过了?”

开始,我笑着说:“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!环境不同了呵!”

她却有了气啦:“我不待说你!环境变了,你发了财啦?没了钱了,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拣起来,卷着抽!”

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,我的脸刷地红了!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,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,这时候,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:“哈哈!脸红啦!脸红啦!”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,并且大鼓其掌:“红啦!红啦!”这一嚷,我的脸,果真更加发烫了!

……………

我发觉,她自从来北京以后,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,她的狭隘、保守、固执……越来越明显,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,她也不认输!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,完全是耳边风!常常是,

我才一开口,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:“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;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?”“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,反对浪费?”“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、简单朴素的作风?”等等。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,因此,弄得我也无言答对,这样一来,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,仿佛真理和正义,完全是在她的一边;而我,倒像是犯了错误了!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:“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!”

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?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,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,除了沉默,我还有什么办法?可是,有一次,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!我们破例吵了一架,这在我们结婚以来,还是第一次。

在今年六七月间,连日天雨,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。突然,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!每天报来,她就抢着去看。我发现,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……她一面读着,不断地发出惊叹:“呵呵!怎么得了呀!才翻了身的农民,还没缓过气来,地又叫淹了!呵呵……”

有一次,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,她看着报,就大声嚷了起来:“这怎么着好呵!俺村的地全叫淹了!哎呀!日子怎么着过呀!我娘又该挨饿了呵!怎么着呵?哎?说呀!你说呀!”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:“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——谁也没法治!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,你操心也枉然!”冷不防,她一伸手,一指头直捅到我的额角上:“没良心的鬼!你忘了本啦!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?”我说:“反正不是你家!”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:“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?你是什么观点?你是什么思想?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!”我说:“谁比得上你的思想!‘当当当’的好成份!又是工人阶级出

身！”她把桌子一拍：“放你妈的臭屁！你别讽刺人啦！”就再也不理我了，好像很伤心的样子。

过了几天，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：够买一双皮鞋，买一条纸烟，还可以看一次电影，吃一次“冰激凌”……我很高兴，就把钱放在枕头心里，不让她知道。

第二天，我正准备取钱上街，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！心里真着急。我只好问她：“我的钱呢？”她说：“什么？钱？哪里来的钱？你交给谁啦？”我继续找，直找得头上冒烟！她却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！我知道准是她拿了，于是我就很正经地说：“这钱不是我的！”“得了！你别糊弄我没文化了！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！”“是，是，我这钱，我有用处！我要去买一套‘干部必读’——十二本书！好好加强理论学习，比什么也重要！”“谁还知不道谁哩！加强你的‘冰鸡宁’‘烟斗牌’烟去吧！”我一看不对头，只好恳求了：“你拿一半行不行？”她却说：“我早给家寄走了！”我不免吃了一惊：“真的？”她说：“糊弄鬼！”

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：“这钱是我的！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！”哪知她的嗓音更大：“你没花过我的钱？嗯？你的花被面，你的毛背心……是谁的钱买的？”我说：“不稀罕！反正你得检讨检讨，你这样做对不对？”她说：“对！家里闹水灾，不该救济救济么？”我说：“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，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，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——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！”她却真的火了：“反正是浪费强！今儿格黑价（今天晚上）你就不准盖我的被子！”我说：“好好好！”我一扭头就走了……

说也笑人！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，我们三天没说话，而且觉得很伤脑筋！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，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，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，这正好解闷，我就去参加了。

我正下场，忽然发现：她抱着孩子来了！一看她的神色，知道糟了！她气冲冲地直蹿到我的面前，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：“你倒会散心！孩子有你一半责任，我抱够了！你抱抱吧！”我说：“跳完这一场我就回去！”她二话没说，把孩子往旁边的“沙发”上一撂，雄赳赳地走了……

孩子不见他妈，就“哇哇”地号啕起来，和着手风琴的伴奏，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我红着脸，抱起孩子，回到卧室里去。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！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，原来她在给我写信：“李克同志：你的心大大地变了……”她发觉我来，马上又把纸撕了！

孩子见了妈，挂着两行眼泪，笑着，跳着，“哇！哇！”地叫，向她扑去，她才接过孩子，解开怀来喂奶，一面走到门边，背贴着门，向我命令地说：“不许走！咱们谈判谈判！”

三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

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，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，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开始有了裂痕！结婚以来，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、爱好、趣味……差别是这样的大！

她对我，越看越不顺眼，而我也一样，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，我也看不惯了！比方：发下了新制服，同样是灰布“列宁装”，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，就另一个样儿：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，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，腰带一束，走起路来，两脚成一条直线，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……而她呢，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，戴得毕恭毕正，帽檐直挨眉边，走在柏油马路上，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，两腿向里微弯，迈着八字步，一摇一摆，土气十足……我这些感觉，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，当然不敢放到

桌子面上去讲！但总之一句话：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，甚至我曾经想到：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？

幸好，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！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，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！

我想她这种狭隘、保守、固执……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了！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！

我们分手以后，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，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，却对旁人说：离了我她也能活！

可是，我却不能！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，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！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，我就十分怀念！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！哪知道一见她，她却向我一挥手：“今天工作太忙，改日来吧！”

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。这评语，越来越觉得确切了！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。

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，找来了一个保姆：姓陈，叫小娟。样子很伶俐，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。

那天正好是星期日，我在她机关里。那“老妈子房”里的掌柜，领着小娟来上工。一进门，指着我们俩，对小娟说：“这是小少爷的母亲，这是……”

小娟毕恭毕正地向她鞠了个躬，叫了一声：“太太！”哪知道我的妻，一听“太太”两个字，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：“呀！呀！别叫别叫！我不是‘太太’！我是我是……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‘太太’！我姓张，你叫我张同志好了！记住！我叫张同志！要不你就叫我大姐！”她说就把小娟拉到炕上，和她并排坐下了。弄得那“老妈子房”的掌柜，先是奇怪，接着也笑了：“对对！叫张同志！‘太太’那名儿，嘿嘿！不时兴了！太封建！太封建！”

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：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，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，后来共产党来了，她就参加了革命，得到了解放……因为工作太忙，孩子照顾不了，所以请小娟来帮忙，这样，她对小娟说：“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咱们一律平等！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……”

小娟听得很高兴，不住嘴地说：“您说得真好！您说得真好！”

小娟这孩子，虽说是伶俐，可是记性并不好！一不小心，常常又叫“太太”了！每逢这工夫，我的妻决不放松，一定及时纠正，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！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！

自从小娟来了以后，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：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、找笔墨纸砚……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：一天认五个字、写一张仿……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。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。

每次周末的晚上，我去找她的时候，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，一本正经地念道：“穷人、要、翻身、团结、一条心、永远、跟着、共产党、前进。”小娟就跟着念：“穷、人、要、翻、身……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感动了！心想：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！

有一次周末的傍晚，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，看见“七星舞厅”门口，围着一圈人。过去一看：只见有一个胖子，西服笔挺，像个绅士，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，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，“劈！劈！拍！拍！”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，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！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，猴头猴脑，两耳透明，直流口水……杀猪般地嚷着：“娘哎！娘哎！”嘴角的左右，挂下了两道紫血……

看热闹的人，越来越多；抄着手的、微弯着头的、口含着烟卷儿的……但是，都很坦然！

这情景，在我看来，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！觉得很看不顺眼，正想问问，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：

“住手！你凭什么压迫人！”嗓音又尖又高。

一眨眼间，我突然发现：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她，是我的妻！这时候，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，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——那种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侠客的神气！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，但同时，马上又模糊地想：她真是好管闲事！不知道怎么着才好……

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，一手贴到花领结上，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！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：“这小子，太可恶，太可恶！不知道的人，以为我压迫人，其实，不然！我这个舞厅，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，是正当的营业，是高尚的娱乐！拿捐，拿税……而他，这孩子，却用石头子儿，往里——”他一挥手，“扔！如果，把我的客人们，全撵走了，那么，我——又当如何呢……”他还想接着演讲，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你说得对！这孩子扔石头子儿，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！可是，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！不是无政府主义！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，也应该送政府法办！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？嗯？有什么权力？你打得他满嘴流血，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？嗯？让大伙儿评评理！”

这时候，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：“对对对！这同志说得对！”

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，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，转过身来，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：“这位先生说得不假！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！我亲眼看见的……”

胖子马上微笑点头：“诸位听着！不假吧？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！不行！”

那苦力接着说：“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！那小孩儿凭嘛平